

淑女教育进课堂 是时尚还是回归?

学礼仪、练形体、学烹饪,从举手投足练起,从一个微笑学起……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妇联等相关单位和单位获悉:类似的淑女课程不仅在课余辅导班上纷纷开设,而且正在走入正规大学甚至中学的课堂。

和传统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相比,新时代的淑女应该是什么模样?在提倡女性解放、两性平等数十年后的今天,开展淑女教育又蕴涵着怎样的含义?

淑女教育成为培养新女性的一条途径?

上海市妇联发展部负责人潘卫红告诉记者:以市三女中、同济大学女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妇女干部学院等为依托,上海将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形成从中学、大学到“大学后”的女性人才培养研究基地。在现有或者将要开设的学校课程中,将含有加强女性修养、礼仪教育、家政技能等“淑女课程”。

放眼全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纷纷开设“卓越女性高级研修班”、“完美女性高级研修班”、“白领女性塑形班”等,课程内容有:跳芭蕾、练仪态、学防身、讲美容、做西餐……被社会各界形象地称为“淑女班”。

此外,近年来上海一些针对十至十五岁少女推出的“淑女培训班”也颇引人关注。培训班将通过各类培训,将女孩打造成优雅有余又不失阳刚、言谈得体且兼有艺术素养的淑女。不少家长表示有意让孩子试一试。有的家长表示,给孩子报名参加淑女培训,只是想为她“立些规矩”,还有的家长则认为,十至十五岁的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这时候加以适当的性别教育很有好处。

淑女教育的走红,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的群体认为淑女在当今社会环境中普遍受到肯定,占有优势。“我们小时候从没有想过做什么淑女,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中,都希望自己



苏州一家“淑女学堂”的学生们在课外练习作画。



(资料图片)

和男性一样。”全职太太陈越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坦言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位淑女:“容貌是先天的,淑女的修养气质是后天培养的,我希望孩子优雅、知性,待人接物惹人喜爱。”

在菁菁校园里感受“淑女”学做“淑女”

吃西餐时的刀叉怎样摆放?赴宴会如何穿着才得体?汤过烫时该如何入口?碗中的汤无法用勺舀盛时该怎么办?坐姿、走姿、如何表达谢意……这些似乎离中学生生活很远的礼仪规范,作为一门选修课走进了上海市三女中的校园,而且还挺受学生的欢迎。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前身是1881年创办的圣玛丽亚女中和1892年创办的中西女中。这所美丽的校园曾经走出了宋氏三姐妹、张爱玲、外交家龚澎及一批女院士。上海市三女中老校长薛正女士曾经说过:“我们培养的不仅是大使夫人,更要培养大使。”淑女课程的提议者李军老师表示,由于女中只有女生,校

内的女生相对形成两极分化的特点,要么风风火火,要么内向文静,这是使她萌生开课的初衷。她也希望在教会学生一些基本礼仪的同时,让学生在待人处世方面更加到位。

上海师范大学近年来在学校设立女子文化学院,报名者踊跃。女子文化学院的课程和教学计划是专门根据女性特质设置的。学院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和一般的中文系不同,该学院提倡在感悟中汲取知识,增加了很多女性作家和女性角色的介绍。针对女性逻辑抽象能力方面的欠缺,学院还设有语言叙事逻辑课程,培养学生缜密的文学写作思维。同时,学院也很重视性别意识和妇女理论教育,并设有女性学、家庭伦理等课程。

复旦大学将女生寝室19号楼命名为希德楼,以纪念一位被誉为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复旦大学第一任女校长谢希德;并在希德楼中设置主题展示区“知名女性风采区”和“希德风采区”。

以希德楼为基地,复旦大学复旦学院的女生成立了“希德淑女”学生组织,通过对女生楼进行形象设计、对女生应具备的素养和技能的讨论实践等一系列活动,来探讨两个问题:怎样的女性才是优秀的女性?如何实现两性和谐发展?她们成功举办了学院首届女生节,提出了“优雅内心、智慧头脑”的口号,旨在培养和塑造出色得体、自信优雅的复旦女生。

我们需要怎样的女性教育?

针对淑女教育受到肯定、不少女性乐于参与的局面,也有舆论认为,我国女性解放是从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教育女性自立自强开始的,时下的“淑女教育”与其说是一种受到追捧的时尚,不如说是一种女性意识的回归。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颖认为:笼统地讲,所谓淑女就是指有教养的女性,过去指的教养主要是指家庭教育,今天的教养更要兼顾社会教养和文化修养。随着社会的进步,今天的女性身兼事业与家庭双重角色,不再仅仅是男性的附属。当代女性希望自己气质好,知礼

乐、懂诗书,因此,女子教育受追捧不足为奇。

顾颖说,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无论是淑女学堂,还是女子学院,实际上都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表现。社会对于传统淑女教育的认同和接受是建立在宽容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是做淑女,还是做野蛮女友,是完全个性化的选择。这种女性教育模式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机会,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象征。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女性都不能失去自身独立的声音与价值追求。

女性问题专家孙小琪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女性自身的特征,甚至刻意去抹杀性别意识。“淑女教育热”,反映了女性群体甚至是对女性美的一种向往,在淑女教育中包含了礼仪,也包含了传统认知上对女性分工范畴的一些技能。

孙小琪同时提出要减少对淑女的“误读”,她说:“有的课程甚至加进了如何取悦异性的内容,‘女为悦己者容’等观念并不应该被大力提倡,提升女性自身的修养素质才是淑女教育的根本。我们应强调全社会关爱女性、尊重女性、理解女性,实现两性性的和谐发展。”

据新华社



苏州“淑女班”学费一年4万。图为小淑女在用餐。



老师正在私塾的“小小淑女学堂”内为小淑女们授课。

黑车司机刺死“钩子”

核心提示

上海奉贤区头桥镇的两个灰色群体,在3月7日相遇,发生致命事件。21岁的黑车司机雷庆文,将假扮乘客的“钩子”陈素军刺死。“钩子”是当地运管处为查黑车雇请的“诱饵”,他们每钓鱼成功一次,可获奖金500元。黑车司机被处以1万元罚金后,可继续上路。问题是,仅靠巨额罚款难以根治黑车营运问题;同样,以诱导违法违规的方式执法,其合法性问题同样引人深思。

大约10分钟后,雷庆文的银白色奇瑞车从一个丁字路口走到了另外一个丁字路口。在上海市奉贤区头桥镇的这个“丁字路口”,雷庆文选择了抽出他插在轿车驾驶座左侧暖气片上30厘米长的水果刀。

上一次用这把刀子是10多个小时之前,雷庆文用它给自己70多岁的外婆削苹果。3月7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雷庆文手中的刀刺入陈素军的右侧胸部。

64岁的朱莲雨在5米之外目击了杀人事件。但是,他看不到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看到的是雷庆文的银色奇瑞刚驶到他家的店铺门口——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就有3辆汽车从3个方向向银色奇瑞包抄过来。路很窄。被包抄者没有任何逃的可能。

这是当天上午朱莲雨在同一地点看到的第5辆被包抄的汽车。“他们设好局等黑车司机过来。”朱莲雨说。

像前5次一样,交通执法人员将奇瑞车团团围住,开始拍打车窗,但车子的车门一直没有打开,车窗也没有摇下。

少年黑车司机

3月7日早上,21岁的雷庆文正觉得甜蜜生活在从远方一步步向他走近。

去年年底,父母托人给他买了一房媳妇。女方家庭很喜欢雷庆文,提出要在老家买一栋新房给女儿当嫁妆。雷庆文他们甚至已经决定“五一”结婚。

6日晚上,岳父喊雷庆文过去吃饭,因为仅有的一件漂亮衣服脏了,雷庆文婉拒了。7日早上,雷庆文将那件白色运动服洗干净晾干,才开车出门。

奇瑞车是父亲雷庆文给儿子准备的一份生日礼物,共花了6.8万,其中3.3万都是借款。“买小轿车是因为奉贤区头桥镇没有出租车,公交车又少,镇上还有许多大的工厂,工人们交通不方便。”雷庆文还曾认为他给儿子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业。

1999年,在老家的庄稼多次被洪水吞噬之后,雷庆文和妻子从安徽六安搬到了上海奉贤区头桥镇八字村。租了5亩多地,种蔬菜谋生。一年后,13岁的雷庆文小学毕业,也从老家来到了头桥。雷庆文曾四处找人,希望能有一所中学接纳雷庆文。但是高额的借读费最终逼退了他的努力。

来到头桥后,一家人一直租住着大约50平方米的两间房子。2004年,老雷让儿子考了一个驾照。此前,他曾尝试让雷庆文去一些工厂打工,但是儿子说“打工不自由,而且收入



涉案车辆



案发地点

低。”

考到驾照之后雷庆文曾尝试过让儿子去一些正规的出租车公司当司机,但是遭到了拒绝。雷庆文说,“外地人在上海开不出租车”。在老雷的记忆里,拿到驾照却没有车开,一度让雷庆文很郁闷。

而如今,雷庆文开始后悔自己的买车决定。事发后,他总做着各种逃避噩运的假设。如果当初没有买这辆车;如果当初没有从安徽举家迁到上海;如果7日早上拉着儿子让他跟自己去买菜;如果他那时没想要在上午离开出租。

他曾被“钩子”钩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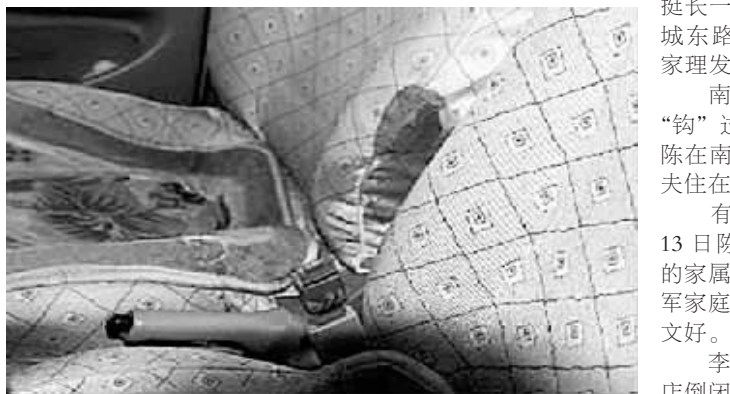
“码头”是黑车司机们蹲点做生意的地方。这里是头桥镇最大、人流量最多的一个丁字路口。20多辆黑车排在路口的雕塑下,因为大家多是同乡,没有人抢客。

死者陈素军便是在这里搭上了雷庆文的车。雷庆文怎么就让陈素军上了他的车,赵中正至今没想明白。

赵中正,黑车司机,雷庆文的老乡,因为大雷庆文2个月出生,而被后者称作“老大”,他说,“黑车一般只拉熟人。尽管生意少,但是一个月的基本收入还是能保证的。”

赵中正说,如果拉生人,可能会被钩子钩到。“钩子”是黑车司机们的行话。官方的命名是“交通协管员”。

据上海市公路运输管理处稽查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没有“交通协管员”,在整治“黑车”的过程中,稽查人员往往会遭遇取证难的



被害人留在车上的血迹

状况。根据上海市政府颁布的第60号法令,抓捕黑车,搜集非法客运的证据必须规范,包括乘客的笔录或者录音。

为了鼓励更多的乘客收集黑车营运证据,一些地区提出了举报查处车辆给予一定金额现金奖励的措施,关于群众有奖举报的正式规定,出现在2006年,上海市闵行等区公布,凡成功举报一辆黑车,可以获得500元奖励。于是钩子应运而生。

其实,雷庆文曾被钩子钩过。那是在他刚开了两个月的时候。2006年4月21日,他被一男一女“钩”到了一个院子里,那次,交通执法部门罚了他1万元。

借款把车从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队回来之后,雷庆文开始改变策略,不再拉陌生客人。

有黑车司机告诉记者,20多个司机里,有十五六个被钩过,而被钩一次,大半年的净利润就没了。他们现在的经营模式很简单:蹲点,等熟人电话叫车。

赵中正认为,雷庆文肯定不认识陈素军——这个33岁的女人。“他太腼腆,看见女的就脸红。”赵中正推测道,“估计那个女的说了几句话,他就答应了。”

钩子组织类似传销

和雷庆文相比,陈素军的经历要扑朔迷离的多。她的火化报告上写的是湖南人,但熟知内情的人说她是本地人。

赵中正后来打听到,三四年,陈素军曾在新桥镇窑场附近的一家理发店里做了挺长一阵。后来又在南桥镇环城东路与人合伙经营了一家理发店。

南桥镇一个自称被陈素军“钩”过的李姓司机告诉记者,陈在南桥镇有一套房子,和丈夫住在一起,养有一个儿子。

有上海的媒体记者曾在13日陈的遗体火化时见过陈的家属,他披露的信息是,陈素军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比雷庆文好。

李姓司机告诉记者,理发店倒闭之后,阿山开始带着陈

素军当“钩子”。

在头桥乃至奉贤区,“钩子”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和雷庆文同样来自霍邱县的黑车司机陈文告诉记者,钩子的组织类似于传销组织。奉贤区政府所在的南桥镇有几个“钩头”,每个“钩头”下面有几十个“钩子”。因为钩子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往往一个地方只能干一次,所以必须不停换地方做。而对于钩头而言,则必须不断吸纳新面孔的“钩子”进来。

具体的奖金分配,是由“钩头”决定的,新入行的钩子常常一分钱拿不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钩子”,一次可以拿到200元奖励,而效率高的钩子一天可以做七八次买卖。

如果陈素军不被雷庆文刺死,她也只能从500元奖金中分走200元。另外300元则为钩头所有。

赵中正告诉记者,本地的一些黑车司机,往往认识钩子,他们会定期给资深钩子交“信息费”,每次抓黑车之前,有人会走漏消息,通风报信。“一年的信息费大概在6000元。”

他认为这很值。“可以安安心心做生意啊,不然抓到了要罚1万呢。”而在头桥镇,像雷庆文那样的安徽籍司机里,没有一个人有关系熟的钩子。

因为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拒绝接受采访,记者无法核实执法部门和钩子组织的关系。

“以为是来抢我车”

陈素军上车的时候,应该是在那天11点20分左右。10分钟后,当她拔下雷庆文的车钥匙试图下车时,后者锁住了车门。

在朱莲雨的记忆里,雷的举动显然激怒了执法者,有人开始用黑色的东西砸驾驶室一侧的玻璃。

下面的细节是赵中正的推测:左撇子的雷庆文应该是用右手把“钩子”陈素军顶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左手的刀子两次刺向了陈的胸部和颈部。

陈文说,他们每一辆车上都有防身的东西,有的是水果刀,有的是打磨过的大号起子,有的是钢管。“就是为了对付‘钩子’。”

陈文告诉记者,头桥镇曾经发生过一些

钩子脱离执法部门单独行动,抢劫黑车。“我们同乡李泽喜的车去年底就被抢了,抢车的人便说他们是执法部门的,但是他后来交罚款时,执法机关却声称不知此事。”

陈文说:“我们早就料到,这样子下去迟早会死人,但是没想到第一个动手的会是雷庆文。”

但记者未能从执法部门那儿证实此事。当车门打开时,陈素军为200元酬金支付了自己的生命。奉城医院的死亡证明显示,陈素军12点15分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执法人员从车内拖出雷庆文时,雷庆文用手抱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发抖,不停哭。又过了大约20分钟,警车拉着警笛来到事发现场。这时雷庆文对扭送他的警察说,“我以为是来抢我的车。”

罚款能扫除黑车?

郭俊也是名安徽籍黑车司机,他是那群安徽老乡中,最后一个见到雷庆文的人。3月7日上午,郭俊和雷庆文的车停的很近。他还往雷庆文的车上望了一眼。“他好像在车上睡着了。”

11点的样子,两个妇女上了郭俊的车,目的地便是迪桑汽车修理厂。“我也不知道那天怎么就撞了头拉了两个生人。”郭俊很后悔,“也许,如果不是看到我拉生客,小雷也不会拉生人。”

车到了目的地后,后排的女人突然勒住郭俊的脖子,前排的女人拔下车钥匙。“我当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想起了李泽喜说的他被抢劫的经过。”郭俊说。

于是郭俊的车被执法队扣了。在家里猫了一个星期之后,郭俊再次回到了码头,在老乡的车上,合伙做着黑车生意。

3月16日,记者在码头看到,陈素军的死没有给头桥镇的黑车市场带来丝毫变化。只是以前属于雷庆文和郭俊的两个车位空着。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奉贤区的500多辆出租车全部集中在南桥。在头桥,交通只能依靠公交车。而公交车差不多半个小时能过一次。并且晚上6点公交车全部停运后,除了自驾车,镇上的人没有任何代步工具。

“他们罚款和我们给‘钩子’交信息费没什么区别,反正交了罚款,你就可以回来继续开你的车。”赵中正说,这名没有找到工作的中专生,是这群安徽老乡中学历最高的。

“只是信息费低一些而罚款高一些。”他说,坊间开始质疑罚款是否能解决黑车运营问题,而且罚款已经成为执法部门获取巨额收入的手段,但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声称,所有的罚金,全部已交给上级财政。

但另有一些事情耐人寻味。据赵中正说,两年前,在奉贤区经营黑车的雷庆文,就被钩子钩到了松江。那一次,他是给松江江宁区交通管理部门缴纳了罚金。而这一次是要交给奉贤区交通管理部门。

3月16日中午,20多个安徽籍的黑车司机在离码头不远的一个小餐馆聚餐。这是雷庆文事件后他们第一次碰头。所有的黑车师傅达成了共识,将一直在头桥做下去。

而雷庆文已经开始给儿子物色律师。尽管现在家住四壁。 据《新京报》